

多方注目下的羅馬尼亞

尹慶耀

羅馬尼亞在共產集團內表現了一些特異行動，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匪俄也爭相拉攏。最近，羅黨政首領喬治烏—德治死亡，羅共舉行了第九次大會，頒佈了新憲法，更改了黨名、國名。於是羅共新領導的新政策為何，又引起了多方注目。

從羅共大會的文件裏，從馬尼亞的新憲法裏，從羅共第一書記訪俄後的聯合公報裏，我們會看出，羅共今後的路線，仍然不是蘇俄的、不是共匪的、更不是西方的，而是它自己的，和喬治烏—德治時代，沒有什麼不同。

最近羅馬尼亞有幾件大事，頗引起世人注意。一是獨裁者喬治烏—德治的死亡，二是羅共第九次大會的召開，三是黨名恢復為羅馬尼亞共產黨，四是新憲法的通過和國名改為社會主義共和國。經過這些變動之後，其新領導階層作風如何？對自由世界、對蘇俄集團尤其對俄對匪的關係如何？換言之，今後羅馬尼亞要走什麼樣的路線？這將是大家注意的焦點。

喬治烏—德治身兼黨的第一書記及國務委員會主席（事實上的總統），原有羅馬尼亞的小史達林之稱。可是，一九五六年以來的反史及東歐動亂，他反而利用機會加強其權力。他緩和國內的經濟政策，以安撫人心。巧妙地利用民族主義感情，在政治經濟方面，對蘇俄表現一些反抗姿態，在「經濟互助委員會」內常常鬧些小盤扭，對西方國家逐漸接近。對於匪俄糾紛維持中立，對今年三月的「莫斯科會見」拒絕參加。他以此種姿態獲得國內人民的支持、西方國家的好感和匪俄雙方諂媚似的爭取，而他的地位也就不斷鞏固與提高。因此，今年三月廿四日他的靈柩通過布加勒斯特大街時，很多民眾都夾道而立。

今年三月十九日喬治烏—德治死後，兩個羅共政治局委員兼書記尼古拉

多方注目下的羅馬尼亞

·齊奧塞斯庫任第一書記，基伏·斯托伊卡任國務委員會主席，另外兩個政治局委員，楊·格奧爾基·毛雷爾仍任總理，格·阿波斯托爾仍任第一副總理。這幾個人都是德治的親信，黨內的實力人物，但彼此勢均力敵，不能定於一尊，只好集體領導，因此也就沒有人能夠改變羅馬尼亞的現行政策。

今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的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全會，討論了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關於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〇年期間發展國民經濟的指示草案，關於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五年期間發展羅馬尼亞動力工業的指示草案和黨章草案。並決定建議第四次大會把黨名改為羅馬尼亞共產黨。因此，當七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大會舉行時，最初稱為工人黨第四次大會，旋即改為共產黨第九次大會。按羅馬尼亞共產黨成立於一九二一年五月八日，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同左翼社會民主黨舉行聯合代表大會，成立了羅馬尼亞工人黨。當時的目的是為了吞併社民黨。其實在合併之初，社民黨就已「清除」了右翼，時至今日再沒有偽裝的必要，因此就恢復了共產黨的原名。七月二十一日，政治局委員格·阿波斯托爾向大會所作「關於黨的章程草案的報告」中說：「黨代表大會決定把黨的名稱改為『羅馬尼亞共產黨』，具

有深刻意義。更改這個名稱符合黨在完成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向最後目標——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前進的階段中的活動的作用和內容」。如此說來，黨名的更改和國名的更改同樣，是表示其社會主義建設已進展到一個較高的階段了。

阿波斯托爾在報告中又說：「黨中央將設總書記的職務，這符合我們黨的傳統」。依據共匪的報導，這次大會不僅把第一書記改爲總書記，而原有的政治局也改成主席團了。大會選出由十五名委員和十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由七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常設主席團，以及由八人組成的中央書記處和由九人組成的中央監察委員會。選舉結果爲：總書記：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主席團委員：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基伏·斯托依卡、楊·格奧爾基·毛雷爾、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亞歷山德魯·伯爾拉德亞努、埃米爾·波德納拉希、亞歷山德魯·德勒吉奇。中央檢查委員會主席：康斯坦丁·帕伏列斯庫。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杜米特魯·柯柳。

總書記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一九一八年生於布加勒斯特州一貧農之家。幼年爲皮鞋店學徒，一九三三年加入共青團，一九三六年入羅馬尼亞共產黨。就在他十八歲那年被捕，會與喬治烏—德治、毛雷爾、斯托伊卡等同獄。一九三九、四〇年任共青團布加勒斯特市委書記。因從事地下活動，任內於一九三九年被捕入獄三年。一九四五年當選共黨候補中委，始露頭角。一九五〇至五四年任國防部長。一九五四年任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二次大會，當選政治局委員。一九六一年隨喬治烏—德治訪蘇，一九六二至六四年，會訪問共匪、匈牙利、東德、南斯拉夫等。他現年四十七歲，是共產黨國內最年輕的共黨負責人，然而依照共黨慣習，總書記乃是黨政方面的實權人物。

齊奧塞斯庫的「工作報告」中透露，羅共現有一四五萬多黨員及預備黨員（以後將廢除預備黨員制）。佔羅馬尼亞成年公民的十分之一。工人黨員六三萬多人，佔四四%。約有八〇%的黨員，是在工業企業、建築工地、社會主義農業單位和物質生產的關鍵部門進行工作的。

羅馬尼亞本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但在東歐圈內，它的經濟建設成績，却堪稱上乘。我們從大會中的齊奧塞斯庫「黨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十九日）、毛雷爾「關於一九六六—七〇年發展國民經濟計劃的指示的報告」（二十日）、和基伏·斯托依卡「關於一九六六—七五年利用動力資源和國家電氣化的指示的報告」（二十日）中，可以獲得一些羅馬尼亞官方的統計數字。

據說今年羅馬尼亞的工業產量爲一九五九年的二·二四倍，因此一九六〇—六五年的六年計劃的規定可以超額完成。在六年計劃期間，工業產量每年平均增長率爲一四·四%，而原先規定的是一三%。在工業部門，生產資料每年平均增長率爲一五·七%，消費品工業的產量增長約爲一二%。農業方面，一九六〇—六四年，穀物平均年產量比前五年平均年產量增加一一〇多萬噸，比一九三四—三八年平均產量增加二三〇多萬噸。經濟的發展使國民收入比一九五九年增加將近六五%。不過，齊奧塞斯庫在報告中也承認，一九六一—六五年的農業、畜產業生產計劃，因爲立案時「無視了現實」而未能完成。

關於今後的經濟發展，是五年之內國民收入平均每年約增七%。一九七〇年的工業產量將較一九六五年增六五%，每年將增長一〇·五%，到一九七〇年，國民收入的六〇%將來自工業，而目前只佔五一%，一九三八年只佔三〇%。發電量將以比整個工業較高的速度增長。鋼鐵工業將大大發展，機器製造工業的產量每年增長速度將在一二%以上，佔五年計劃中投資計劃的主要部分。到一九七〇年，化工產量將增加爲二·三倍，其每年平均增長率爲一八·五%。將繼續非常重視石油化學工業的發展，以保證對天然氣和石油產品的高級加工。在實際產量方面，一九七〇年的目標數字爲：原油一、三一〇萬噸、生鐵四一〇萬噸、鋼六三〇萬噸、壓延製品四四〇萬噸、鋼管八〇萬噸。又農業方面，同一九六一—六五年的增長率相比，一九六六—七〇年農業總產量規定增長二〇%左右，每年平均增長率約三·五%。小麥和玉米的平均年產量預計將分別達到四八〇萬噸和七六〇萬噸左右。在五年計劃期間，國家的經濟力量的加強和物質生產的不斷發展，將保證國家投資二、五〇〇億到二、六〇〇列伊（羅幣名，一〇〇列伊＝一五盧布。六列伊

一美元，外國旅行者及特定之貿易以外的匯率爲一二列伊一美元。去年爲招徠觀光旅客，曾將一英鎊一四二列伊之匯率改爲一英鎊五〇列伊，這等於過去十年中的投資額。一九六六—七〇年，將興建七五〇項工業工程，在農業、運輸、貿易和社會文化方面，將要進行大量的工作。經濟的高漲、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到一九七〇年時將使國民收入比一九六五年增加大約四〇%。在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全國平均的每人收入將等於戰前所達到的最高水平的四倍半。

以上可說是羅馬尼亞新五年計劃的輪廓，那些指標能否具體實現，目前無法判斷。不過在即將終了之六年計劃期間，羅馬尼亞確實有着較好的成績。當東歐大部分國家的工業成長率低落（一九六三年捷克曾出現負數），農業危機加深，甚至鬧着糧荒時，羅馬尼亞工業產量的每年平均成長率能維持一四%，「農作物和畜牧業產量始終保證了居民的食品和工業所需的原料的供應以及國家儲備和某些出口所需的產品」。這在東歐圈內是難能可貴的。正是這種較好的成績，就加強了羅共當局對工業化的信心，也贏得了那個一向被稱爲「歐洲貧困角落」裏人民的支持。它之所以改名爲「社會主義共和國」，就正是對於發展國家經濟的自信心的表現。

正因爲羅馬尼亞的經濟發展比較順調，所以吹遍蘇俄東歐的「改革」之風，在羅馬尼亞也比較緩和。蘇俄、捷克、東德、波蘭乃至匈牙利，正忙着擴大企業的權限、採用利潤刺激、緩和農業措施的現在，羅馬尼亞除了注意提高工人待遇（今後五年間工人實質工資將提高二〇—二五%）外，并未跟隨着採取相同的措施。不錯，在六月十一、十二日羅馬尼亞工人黨（其時尙未改名）布加勒斯特市代表會議時，齊奧塞斯庫於討論結束時的講演中，確曾提到改進生產質量、注意生產成本、每一列伊的投資都要取得利潤、考慮投資的經濟效果等等，但他在羅共九次大會的報告中，仍然強調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而且在說到改進計劃和管理經濟的工作時，他強調經濟管理和計劃工作中需要經常考慮到價值規律、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等在社會中起作用的客觀規律的要求。他指出經濟和計劃機構的工作的指導原則是集體領導。中央委員會認爲，在中央經濟機構和企業中，必須研究和建立最適當的組織形式和相應的工作方法，以

便把個人負責和集體領導結合起來。考慮到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廣泛性和日益多樣化，考慮到以更快的速度完成任務的必要性和我們國家機器在領導各部門的工作中所積累的豐富經驗，有必要和可能擴大政府各部和其他中央機關以及企業管理機關的職權，加強企業管理機關對完成計劃的責任。國家機構的活動今後必須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基礎上。

總之，羅馬尼亞的經濟管理一向較具效能，今後它當然會繼續在提高工業產品的質量和投資的效果方面努力，但却不一定急於大幅改革它的計劃管理制度。如果說其他東歐國家的努力在於「修正」，則羅馬尼亞似乎還要維持那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正統」。

四

齊奧塞斯庫在第九次大會的報告裏說明，羅共的政策重點是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優先發展重工業，特別是機器製造工業，否則「就不可能達到高度的文明與福利和走向社會主義」。又說：「這……在資產階級——地主政權下是不能實現的，因爲在羅馬尼亞的經濟中佔統治地位的外國帝國主義集團和剝削階級認爲，羅馬尼亞注定繼續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原料和農產品的供應者，銷售帝國主義工業產品的市場」。羅共當然不承認自己是剝削階級，而蘇俄的作風却是道地的帝國主義者。史達林時代的直接掠奪可姑置不論，黑魯曉夫設計的社會主義國際分工，也只對蘇俄本身和捷克、東德、波蘭等有利，他所要求於羅馬尼亞的正是專心發展農業、畜產業、鑛業，成爲原料和農產品的供應者，成爲銷售上述那些國家工業產品的市場。不僅如此，當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經濟互助委員會」在布拉格大會上決定敷設「友誼油管」時，是把蘇俄石油由古比雪夫起，輸送到波蘭、捷克、東德、匈牙利，而把盛產石油的羅馬尼亞的利益置諸腦後。

一九六〇年六月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大會，決定了全面工業化的方針。它不顧「經濟委員會」的反對，決定在加拉蒂建設自己年產四〇〇萬噸的鋼鐵聯合企業。一九六一年它爲了自己的工業化，開始和西方接近。一九六二年六月「經濟互助委員會」在莫斯科舉行大會，通過「社會主義國際勞動分工的基本原則」，但羅馬尼亞是反對的。一九六三年二月該委員會舉行第四

次執行委員會時，羅聲明其六年計劃不受干擾。同年七月的「經濟互助委員會」大會中，喬治烏——德治反對成立一個具有超國家權限的執行機構，那個機構是黑魯曉夫提議的，它負責統一調整各會員國的經濟計劃和製定共同投資計劃。由於德治反對的結果，那個機構終於無法成立。一九六二年六月羅馬尼亞和奧國締結了建設前述鋼鐵聯合企業用熔鑄爐的契約（總額一、〇〇〇萬美元），同年十一月又與英、法締結同聯合企業用第一煉鐵廠設備供應契約（九、七〇〇萬美元）。此後羅馬尼亞就毅然與西方接近，近年來對西方貿易約佔其總額三〇%。這對它是有利的，一則它可以較低價格購得西方的優良機械、設備，那比「經濟互助委員會」所能供給的好得多。再則西方爲了經濟或許還有政治的理由，對羅馬尼亞輸出成套設備，並給以八年到十年延期付款的寬大條件。三則它與西歐若干國家已有生產合作（技術、機械的提供、合營企業的設立）關係。凡此，都將對其經濟建設大有裨益。

五

在史達林時代，喬治烏——德治表現得十分恭順。黑魯曉夫上台後不久，也把德治看作一個可靠的忠實份子。一九五四年一些蘇羅「聯營公司」，隨同其他國家的同樣公司一起撤廢，羅馬尼亞擺脫了蘇俄的經濟剝削。一九五八年駐羅俄軍撤退，羅馬尼亞又擺脫了蘇俄的軍事控制。此後，隨着羅馬尼亞國力的增長和羅共地位的鞏固，德治就不肯唯命是從了。

一九六二年六月「經濟互助委員會」莫斯科大會後，黑魯曉夫會親往布加勒斯特會晤喬治烏——德治，但他不能說服後者全盤接受他的「國際分工」計劃，羅馬尼亞決心在經濟發展上走自己的路。同年秋羅國最高首腦部就分訪非共產國家，購買機器設備。一九六三年四月，它和阿爾巴尼亞恢復了正常外交關係。同年度羅阿貿易由一九六二年的一九〇萬美元，增加到三五〇萬美元。對匪貿易也由一九六二年的一、二七〇萬美元，增加到二、七九〇萬美元。一九六三年春，羅馬尼亞把連續了十八年的小學俄語必修科取消，對羅馬尼亞歷史重新評價，地名及公共設施，都改用羅馬尼亞名稱。同時，凡一九四五年以後與蘇俄婦女結婚的軍官，不是離婚即須退役。同年十一月，聯合國大會中，表決十個拉丁美洲國家所提拉丁美洲爲非核武裝地帶一案

時，蘇俄及其他共產國家棄權，而羅馬尼亞則投贊成票。一九六四年羅共機關報「火花」上，刊載了池田勇人致黑魯曉夫的函件，內容是要求蘇俄把國後、擇提等島歸還日本。這像隱然暗示羅馬尼亞對第二次大戰後被蘇俄割去的比薩拉比亞與北布哥維納，還念念不忘。凡此，都會使蘇俄大傷腦筋。

然而，喬治烏——德治雖然不會參加一九六三年六月、一九六四年四月，烏布利希和黑魯曉夫的七十歲生日那樣的集會，但黑魯曉夫下台後，於一九六五年一月召開的華沙條約國家政治協商會議，德治却親自率團參加。羅雖不會參加今年一月開始活動的捷、匈、波、俄、保、東德的「國際冶金組織」和專門生產軸承的多邊合作組織，但它并不全部杯葛「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合作行動。齊奧塞斯庫在九次大會的報告裏說：今後幾年中，在社會主義國際分工的範圍內，羅馬尼亞將進一步發展同「經濟互助委員會」成員國以及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多邊兄弟合作。互利的經濟關係有助於每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和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加強。同時，羅馬尼亞考慮到全世界的分工，在互利的基礎上發展同一切國家的經濟關係，不管其社會制度如何。這些話當是羅馬尼亞不變的基本方針。

六

在匪俄鬥爭中，羅馬尼亞嚴守中立、願作調人，而匪俄雙方則都對它努力拉攏。去年八月羅馬尼亞解放二十週年紀念時，米高揚和李匪先念都出席參加，他們都慎重地沒有互相謾罵，而且彼此還爲對方的演說鼓掌。那顯然是爲了尊重主人的態度，避免開罪了喬治烏——德治。但德治死後，共匪對羅的爭取似又減少顧忌。今年三月，米高揚和周匪恩來前往羅京參加德治的葬禮，據傳彼此在公開場合不願互相正視一眼。在告別式中周匪還特別稱頌德治會「堅決反對大國主義與沙文主義」。

這次羅共第九次大會時，俄共代表團以布里茲涅夫爲團長，共匪代表團則由鄧匪小平率領。布龐在大會的演說中，曾強調共黨國家的團結，當會場上的代表們鼓掌喝采時，鄧匪却寂然不動。鄧匪的演說也照例提到團結，但仍然附加上共匪那教條式的條件。他強調「堅決反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危險現代修正主義，同時也堅決反對現代教條主義」。人們會瞭解他的矛

頭乃指向蘇俄，但布里茲涅夫仍禮貌地爲他鼓掌。然則主人的態度又如何呢？齊奧塞斯庫在報告裏說：「每一個黨解決它的任務的方式不能成爲爭論的對象。每一個黨都有絕對的權力來獨立地制定它的政治路線、它的活動的方式方法，確定它的目標，……對於國際革命運動的各種問題、當代社會發展的現象，也可能出現不同的觀點和解釋。……我們黨認爲，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必須以原則性的同志式的態度進行，從我們對世界和生活的共同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出發，……謀求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爭取和平、爭取社會主義勝利這些基本問題上達到團結。……始終尊重黨與黨之間的關係的基本準則，尊重獨立、權利平等和不干涉別黨內部事務的原則。……保證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團結……發展友誼和兄弟合作，不容許把黨與黨之間的分歧擴大到國家之間關係中去。」

最近羅馬尼亞與北韓、北越往來頗密。八月十五日斯托伊卡赴雅加達參加十七日的印尼國慶，并邀蘇加諾訪羅，月底又同樣邀請了施亞努，但不會有人相信它將參加共匪導演的雅加達軸心。九月三日至十一日，齊奧塞斯庫偕毛雷爾率黨政代表團抵俄訪問，雙方聯合公報中指出：「在友好和熱情的氣氛裏進行的會議過程中，就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問題，就國際局勢以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迫切問題，真誠的和有益的交換了意見」。雙方重申，對在「經濟互助委員會」範圍內進一步發展經濟和技術合作，以及對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合作「感到關心」。它們認爲當前世局的特徵是，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鞏固，殖民主義制度的崩潰，民族民主運動的高漲，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加深。它們譴責帝國主義對其他國家內政的干涉，美國的侵略越南，并重申完全支持北越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雙方又強調爲加強社會主義國家在馬列主義基礎上的一致而進行鬥爭的「堅定不移的決心」。這些，都不出齊奧塞斯庫在羅共大會報告的範圍，又當公報中提到「團結」問題時，又特別加上了「主權」「平等」等字樣，這些當然是羅共的主張。

在八月廿一、二兩日舉行的羅馬尼亞大國民議會會議通過的新憲法中，就確定其與其他國家關係的原則是：尊重主權、民族獨立、平等互利、不干涉內政。憲法第十四條上寫着：「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支持和發展同各

社會主義國家友好和合作關係，發展同不同社會政治制度國家的合作關係，參加旨在保證和平與各國人民之間相互諒解的國際組織中的工作」。這是已經明文化了的德治路線，其實據傳德治生前在「經互會」內的強硬路線等等，就正是採納自齊奧塞斯庫的意見，因此儘管羅馬尼亞有了前述種種變化，齊奧塞斯庫且親自訪問了俄國，其基本路線是不會改變的。這條路線不是蘇俄的，也不是共匪的，而是羅馬尼亞的。然而這條路線基本上是共產集團的，而不是自由世界的。自由世界如果希望共產鐵幕從羅馬尼亞這一角開始崩潰，至少在現在還言之過早。

ISSUES & STUDIES

(English edition)

Vol. 1 No. 12

September, 1965

CONTENTS

Singapore's Independence And It's Future Course...By Chun-hsi Wu

Peiping's Current United Front Policy.....By Chang Ching-wen

Peiping's "Spiritual Atomic Bomb"—Militia.....By Chu Wen-lin

CCP's Fifth National Congress And Opportunism (Part II)

.....By Warren Kuo

Print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